

文华作家书系

中国文联出版社

山中日记

徐汉明 著





山中日记

徐汉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中日记/徐汉明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8
(文华作家书系)

ISBN7-5059-3870-3

I. 山… II. 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7324 号

书 名	山中日记
作 者	徐汉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烁
印 刷	北京京华制版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5
插 页	4
印 数	0001-2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870-3/I·2988
定 价	148.00 元(本册: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山中日记》序

王先霏

本书作者徐汉明笔名园农，这名字蕴含的意思是一位热爱自然山水，在田地里辛勤耕作的农人。在我的感觉里，汉明先生确实颇有农人风度。他是大学出版社的一位资历颇深的编辑，又是一位有成就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然而他外表上没有一点洋味，没有绅士气或名士气。他所工作的大学是一所名牌大学，有许许多多学界翘楚；他所接触和来往的人中，不乏声名远播的人物。汉明先生处身其间，既不因对方年轻职低而倨傲，也不因对方名重位高而自惭，一律是从容温和相待。在很多年的接触中，每当我旁观到类似情况，常常想起孔子说的话：“衣敝萑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还想起苏辙推崇逆境中的苏轼的话：“日啖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心中。”这岂不是有那么一点唱《击壤歌》的农人的神态吗？我对这种风度很是赞赏，它在时下不正之风盛行的年代已经不可多得了。

对这本《山中日记》，或者可以作一个不很恰当的

比喻，称之为网络时代的《击壤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之后，人类往往以驾驭、征服自然而自傲，有时却是与自然为敌、蹂躏自然，不愿与自然两情相悦。汉明先生是辛弃疾研究家，辛氏有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汉明先生在滴水岩牵藤挂葛的灌木丛中，在泻玉泼翠的泉水边，不也是有同样的心境吗！盛夏八月，高山上是月色如冰，寒星闪烁，侑者躺在山中守夜的草棚里，神智清醒明澈，文思与诗情迸发，随之，便把读者引进那清纯的境界里。读这本书，我们将经历一次有趣的漫游。

汉明先生与我相识多年，我们是双重意义的同行——都是中文系毕业，都参与到出版工作里。近二十年来，他为读者奉献了不少好书，为武汉地区几所高校中文系老师提供过热心帮助，在文化传播事业中，他是一位辛勤耕种的好农民、好园丁。也许，将来的某一天，他会捧出另一本《山中日记》，记录在书山跋涉的见闻。其实，在这本书里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的剪影，比如写到上饶国际辛弃疾学术讨论会的篇什——带湖的湖光和辛词的词韵本来就是分不开的。辛弃疾在鹅湖所作《鹧鸪天》中说：“山才好处行还倦，诗未成时雨早催。”山是看不倦的，汉明先生的新诗新文，我们希望更多更快、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2001年1月24日农历正月初一 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山中日记》序 在先霖(1)

第一辑：山中日记

山中日记（一九七八年） (3)

（附录：育耳记 (41)

庐山度假日记（一九八五年） (48)

浣水天然寺度假日记（一九七四年） (58)

第二辑：旅途日记

湖南之行日记（一九八六年） (67)

西行日记（一九八六年） (83)

普陀山之行日记 (一九八七年)	(101)
上饶·武夷山之行日记 (一九九〇年)	(124)
北京·大同之行日记 (一九九二年)	(136)
英山行 (一九九三年)	(155)
云南之行日记 (一九九四年)	(160)
新疆之行日记 (一九九五年)	(169)
游宜昌·三峡日记 (一九九六年)	(189)
东北之行日记 (一九九七年)	(196)
桂黔之行日记 (一九九八年)	(204)
呼伦贝尔之行日记 (一九九九年)	(219)
越南四日游 (二〇〇〇年)	(232)

第三辑：故乡散记

春节故乡行	(243)
故乡今昔	(247)
我的祖父	(249)
我的老师	(253)
苏东坡在浣水	(258)
兰溪天下第三泉	(262)
后记	(265)

第一辑 山中日记

山中日记

一九七八年

出发之前

三月八日

我参加省农村工作队，今晚就要出发。

这次要去的地方是房县，这是鄂西山区，有神农架原始大森林，为我省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十年动乱虽然“仍是深山更深处”但也无法逃脱劫难。打倒“四人帮”以后，为了迅速在山区落实新时期的经济政策，“因地制宜”地发展山区生产，省委从文教卫生系统，抽出两百人组织了山区农村工作队，我校共有四人参加。今晚，学校将派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与其他单位来的队员会合。

这几天在出发做准备。因为下去的时间是说一年，所以这几天不断地有一些同事来看我，特别是老高同志，请我去他家做客，做了一些好菜，约了几位相好的同事相陪，为我饯行，像是我一去不再回来一样。离别之际，平日那些相好的同事，互相之间都有些依依不舍。同志们的关怀给我以大家庭的温暖，在和大家暂别的时候，更加感觉到生活在大家庭里的温暖和欢乐。

就要出发了，将开始一种四海为家的生活。写到这里，不禁

使我想起一位革命烈士写的几句诗来：

昨夜洞庭月，今宵汉口风。
明朝何处去，豪唱大江东。

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生活的写照。我从小无家可归，对这种四海为家的生活也早习以为常。

我伏在窗前的桌上，一面等待出发时间的到来，一面在日记上记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窗外是阴雨绵绵柳枝吐绿的校园，不知是谁在弹奏着钢琴，雨雾中传来远处隐隐约约的歌声：“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唤醒百花齐开放……”这歌声是那样豪放有力，扣人心弦，像是为我送行，激起我思绪万千。

在火车上

三月九日

昨晚十点四十七分，从武昌去十堰市的火车开动了，我告别了依依不舍的送行的人，告别了灯火辉煌的江城武汉，踏上了去鄂西山区的征途。

我乘坐的是直快列车，在武昌上车的人比平日多，车箱里很拥挤，人挨人，车上传来广播员的声音：“同志们！今晚乘车的人很多，超载，请大家互相关照一下，三个人的位子四个人坐，两个人的位子三个人坐。”这样的话一连播了好几次。因为我们是包的两节车箱，又是省工作队，所以车上的服务员没有让外面的人挤进我们的车箱。

夜深了，车上播放的婉转悠扬的音乐声停止了，大家开始了休息。我靠在沙发椅上很想睡一下，但是一合眼，这几天和同志

们告别的情景以及进山后如何开展工作的计划，老是在心上萦绕，怎么也睡不着。同我坐在一起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对面椅上坐着的是艺术学院的一位男中年干部和一位女青年，在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不时地讲起话来。

过了襄樊市，车窗外慢慢发白，可以看得见早晨烟雾笼罩下静悄悄地田野和村庄。火车风驰电掣，轮声隆隆地向前飞奔，窗外渐渐明亮起来，朝霞由紫红色变成火红色，由火红色变成金黄色，地平线上，一轮红日喷薄欲出，多彩的朝霞照进了车箱，新的一天开始了，车箱里的人活跃了起来。坐了一夜的硬沙发椅，大家有些腰酸背胀，有的人站起来在车箱内半米多宽的人行道上走动走动，有的去盥洗间刷牙洗脸。

对面座位上艺术学院那个女青年在车上表现得特别活跃，她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她一会儿指着窗外的村镇问大家这是什么地方，一会儿又为窗外出现的奇峰而惊叫，把同坐的几个人也引得活泼了起来。火车进入武当山麓，隧道一个接一个，车箱内一会儿明一会儿暗。有一回暗了很久，是火车进入了一条很长的山洞，艺术学院那女青年看着自己的手表，告诉大家说火车在这个洞里走了七分钟。

上午十点半，火车走完了近千里的路程，到达了终点站——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的所在地十堰市。

车过五姑庙

三月十日

清晨，告别了新的山城十堰市，五辆大交通车载着我们全体省工作队员向山区进发。

平日，我喜欢山，这回可看个够，汽车一离开十堰市，不是

上坡就是下坡。汽车在山谷中行驶，两侧群峰高耸，抬头上看，看不到山顶，头上是一线蓝天；汽车来到山腰，低头下望，使人胆寒，下面是万丈深渊；汽车爬上山顶，放眼远眺，远处烟雾茫茫，山峰如隐没在云海中的岛屿一般。在这样的路上行车，胆小的同志还不敢面向窗外。

公路曲折盘旋，有时人几步可以上去的地方，汽车却要走半天。五辆或红或绿的大交通车，在崇山峻岭中回来转去，前面的车在后面车的头顶上，后面的车在前面车的脚下。

高山千姿百态，一幅一幅的风景画很快地翻过去，使人应接不暇。一会儿山岩上的飞瀑一闪而过；一会儿陡壁像是拦住了去路；一会儿远处竹笋般的奇峰突然在眼前出现，大自然为我们制作了这许多美丽的图画，使我陶醉在这美的享受之中。

汽车进入深山，扑入眼帘的是一片棕黄，一片深绿。那棕黄色的，是枯叶还未落尽的花栎树和枯黄的野草；那深绿色的，是长青的松树和一些不知名的杂树。

现在正是仲春，在武汉，江边的杨柳早吐出了嫩芽。然而在山里，只有悬崖上粉红色的野桃花最先向人们报告春天到来的消息。这粉红的野桃花，有的一两株长在陡壁岩石之上，迎风斗雪；有的长在荒坡上连成一大片，远远看去像朝霞一般。野桃花，单纯一色，纯洁无污，山中万木还在沉睡，却最先苏醒。

大约到县城的路程走了一半，途中有座五姑庙，我们在这里停车吃午饭。后来在车上，我旁边坐着的也是工作队队员的一位报社记者，他曾来这里采访过，他向我讲了五姑庙的来历。从前这里有五位姑娘，因为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相约一起，从家里逃往山中，以岩洞为家，生活在这深山里，不久又一起死于山林中。人们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称赞她们的反抗精神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就在这五位姑娘住过的岩洞附近，修建庙宇来纪念她

们。从五姑庙出发，不一会儿汽车进入一条又深又窄的山沟，不知是谁在车上叫了一声：“你们看！五姑洞。”我忙将头伸向窗外看去，是一个不很深的岩洞，据说这就是当年那五位姑娘住过的地方。岩洞周围长着几棵青松，开着一簇簇粉红色的野桃花。

听到这些动人的传说，看到眼前的景物，不禁使我把那岩上的野桃花和那五位姑娘联系起来。那五位姑娘，对黑暗势力的反抗是那样的勇敢坚强，她们像那岩上的野桃花一样纯洁，像山间的流泉一样清白无污，世人修建庙宇来纪念她们，是对邪恶的反对，是对善良的支持。

古镇见闻

三月十二日

这两天在房县县城学习，听各方面介绍情况，休息时就去街上走走。这个县城给我的印象像个大村庄，古老的房屋又低又矮，不是土砖黑瓦就是青砖黑瓦。有的屋顶上还长着野草，枯草的茎根根竖立，像是这古老建筑上的装饰品。石板铺成的街道，又窄又长，离街中心稍远的房子，大部分住的是农户人家，只有招待所一带的新十字街，街道宽阔能通汽车，有两层或三层的楼房，有商店、机关，比别的地方热闹。

在街上慢步，常看到小毛驴拖着板车答答地在街上走着；进城买东西的乡下老人，穿着破旧的衣服，手背在身后拿一枝一米长的旱烟斗，在街上不慌不忙地走着，那烟斗很引人注目，初见到时我还以为是带着自卫防身的打狗棍。从乡下来赶集的年轻人，有的也带一根旱烟斗，不过比老年人的短，走路时别在腰带上。

来到这地方，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比武汉冷。现在正是仲

春，在武汉，天气开始暖和了，可是在这里却还受到严寒的威胁。今早起来，外面纷纷扬扬地下着雪，一夜之间，远处的山，近处屋顶上的瓦都涂上了一层白色。

县城所在的地方，是块小盆地，四周高山环绕，县城就坐落在这盆地东南边上那些连绵不断的高山的山脚下。刚来的那天因为是阴天，远远望去，那连绵的高山，像是披上了一层轻纱，朦朦胧胧，看不清它的真面目。下雪了，玉宇澄清万里埃，那雄伟高耸的大山，雪后看得又是那样的清楚，每条山脉几乎可以数得出来，积雪的山沟，像是一条一条的白带。

我国有名的神农架原始林区离这县城不远，这一带传说有野人出没。这里处在四川、陕西、湖北三省交界处，北部属武当山山脉，南部属巫山山脉，四周高山环绕，中间略成盆地形势。全县四十三万人，面积三千二百多平方公里，耕地六十五万亩，其余是山林，平均每人耕地一亩半，山林十二亩。农作物以种包谷为主，包谷播种面积占总耕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小麦、黄豆、水稻、土豆。这里的地形和气候很适宜发展多种经济，有黑木耳、白木耳、药材、生漆、桐油、核桃、板栗、野生纤维等土特产。这里的黑木耳个大肉厚，畅销国内外。木耳的产量占全国第一二位。解放后木耳产量最高的一年是一九五四年，收一百零八万斤，房县有“木耳之乡”之称。

从前，这里交通不便，几乎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吃盐特别困难，靠肩挑臂扛，从谷城运进山来。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千里背盐百日还，一步一道鬼门关。”这民谣反映了当时运盐的艰难情景，反映了当时的交通情况。一九五八年，英雄的山区人民，劈山炸石，打通了鬼门关，修起了盘山路，一根银线，把山区和外界联系了起来，汽车开进了山。现在全县主干公路以县城为中心，形成十字交叉，有二十二个公社通了汽车，昔

日的鬼门关，如今变通途。

等两天我们就要深入到这绿色的宝库里面去，那时会有更多的见闻。

进山路上

三月十五日

几天的学习结束了，今天离开县城分赴各村。我们一共七人被分派到房县军店滴水岩，是这次工作队去的最远的地方，早上我们乘汽车第一批出发。

“一场春雪一场霜”。公路上和田野上的积雪已融化得干干净净，只有远处的高山顶上还是白雪皑皑，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汽车沿着马栏河畔上的公路前进，还未吐芽的杨柳和梧桐树，伸着光秃秃的枝丫立在公路两旁。汽车飞驰地前进，我脑海里似波涛一样的翻滚。我在想，滴水岩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里的人情风俗是什么样的呢？……正当我沉思默想的时候，戛然一声，汽车停住了，车上有人喊：“到滴水岩的同志请在此下车！”

我背着行李，同大家来到一条水流很急而又只有七八米宽的小河边，跨过河上的木板桥，然后沿着溪畔的小路步行进山。

一路上，大家团结互助，说说笑笑，也不感到怎样的累。走到中途，滴水岩大队党支部书记带着几个干部和社员来迎接我们，帮我们搬运行李。

我们这个小组有五个男同志两个女同志，大部分人一向生活在城里，到山区，走山路，有的还是头一次。进入深山，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感到新鲜。以前平地所见，单一平淡，而山区多姿多态，变化无穷。美丽的大自然深深地吸引着大家，使大家忘记了疲劳。

一条小溪，弯弯曲曲，从深山流出来，我们沿着溪畔上逶迤的小路走向深山，两侧是连绵不断起伏的高山，映入眼帘的是岩上的青松、谷中墨绿色的杂树、坡上枯黄的野草。走着，走着，来到如刀削一样的石壁下，眼前似“山穷水尽疑无路”，一拐弯却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到谷底，踏着溪中垫脚的石片，从小溪的这边走到小溪的那边。走了一段，又踏着溪中的石片，从小溪的那边走到小溪的这边。脚下清澈的溪流，丁丁冬冬，从鹅卵石上流过。一会儿又爬上高坡，回头后顾，走过的山谷、悬岩、峻岭都在脚下。愈向前走，地势愈高，身后诸山，如兽脊驼峰罩在薄薄的轻纱里一般。

经过六个小时的步行，来到了我们将要生活和工作一年的地方——滴水岩。

初上高山

三月十六日

下午，是来山区后的第一次劳动，锄麦。

吃过午饭，我扛着锄头兴致勃勃地和社员一起上山，初上高山感到有些不习惯，走路像登梯一样，身子前倾，脚高高地抬起来就落了地。走了不一会儿，身上发热冒汗，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很厉害，走了两三里还未到地边。回头向后看，我们那两位女同志已掉队很远。到了地边，有位年老的社员对我讲：“山里劳动不像平地一来就干，这里上山比锄地还累，先要休息一会儿，这也是山里的老习惯。”

这地方大多数是挂坡地，七零八落地贴在陡壁上、嵌在岩石间。因为坡陡，这里锄地用的锄也与平地不同。平地用的锄，锄与锄柄之间的夹角大于四十五度，而山区小于四十五度，开始我